

神學院通訊

Divinity School Newsletter



第十期 Issue No. 10

(總第九十四期) (Original Issue No. 94)

二〇〇六年十一月
November, 2006

電話 Tel: (852) 2609-6705 傳真 Fax: (852) 2603-5224

電子郵件 Email: theology@cuhk.edu.hk網址 Website: www.cuhk.edu.hk/theology/

保羅與符類福音

一個隱藏的課題

黃根春

本院教授，副院長(教務)

「符類福音的作者是否認識保羅？」是一個很特別的課題。從歷史的角度，我們知道保羅書信的成書日期比符類福音為早，可是我們在福音書中卻找不到關於保羅明顯的痕跡。當然，沒有相關痕跡並不一定代表他們不認識保羅。這情況就好像路加一樣。路加福音中並沒有提及保羅，也沒有任何經文反映保羅的思想。可是，如果我們接納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出於同一位作者，我們便要承認路加認識保羅，甚至路加是保羅的傳道的同伴。自從 1950 年代 Philip Vielhauer 寫了一篇題為〈在使徒行傳中的保羅主義〉的論文以來，研究路加的學者不得不承認一個事實——路加筆下的保羅思想和保羅自己筆下的思想並不一樣。¹ 這個事實也是近半個世紀，研究新約聖經難解的課題。雖然如此，我們從路加的例子卻可以看到一個現象——路加雖然認識保羅，但在路加福音中卻沒有提及保羅或引述他的神學思想。這個現象可以提供一個起步點：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的作者也可能認識保羅，他們只不過像路加一樣沒有提及保羅或者引述他的神學思想。

事實上，符類福音沒有記載保羅的痕跡，並不表示這些作者不認識保羅。福音書基本的目的是記載耶穌基督在世上的生平事蹟。我認為他們認識保羅及他的思想，理由分述如下：

普世宣教

保羅一生致力的工作，就是要把關於耶穌基督的福音傳給全人類。他被委派成為外邦的使徒。他的腳蹤和影響遍及地中海一帶地區，是一普世的宣教者。「普世宣教」這個課題也是符類福音其中一個重要的關懷。馬太福音 24：14 和馬可福音 13：10 都清楚表明，這福音要傳遍天下萬民。路加福音雖然沒有引述這句話，但是路加福音普世性的特徵卻是眾所周知：整個使徒行傳就是記載這福音在耶穌基督死後如何被帶到萬國萬民中。耶路撒冷本來是殺害耶穌的「壞」地方，路加卻將之轉化為救恩的中心，救恩從耶路撒冷開始，直到地極。

符類福音成書時，保羅已經離世十至三十年左右。我們很難想像他們沒有聽聞保羅宣教的事蹟。如果保羅是普世宣教的執行者，符類福音書的作者又是關心普世宣教的文字工作者，那我們幾乎可斷定他們曾經涉獵關於保羅的事蹟、思想或他對下一代基督宗教的影響。

誠然地中海一帶很大，以致馬太福音和馬可福音成書的地點可能不屬於保羅生前所到之處，而他的名聲也沒有傳到這些成書的地點。可是，根據學者對它們成書地點的共識，我依然認為他們認識保羅。

馬可福音

現今對馬可福音成書地點有兩種說法：一是羅馬，另一是敘利亞。若是羅馬，則馬可便極有可能接觸到保羅寫給當地的代表作羅馬書。繼馬可福音後，而又在羅馬成書的革尼免一書（1 Clement），見證保羅在當地的好名聲；這書的作者不但認識保羅的羅馬書，更討論哥林多前書的內容。因此，如果馬可福音在羅馬成書，則馬可應曾接觸過保羅的羅馬書。若馬可福音在敘利亞成書，這地點更是保羅早期宣教的根據地。

馬太福音

現今對馬太福音成書地點的說法主要集中在敘利亞，甚至更明確說明是它的首府安提阿，因為馬太刻意把敘利亞的名字加插在山上寶訓前（太 4：23－25，可 1：13）。從二世紀初安提阿的主教伊格拿掉（Ignatius of Antioch）的書信中，我們知道他同時認識馬太福音和保羅書信。因此，若果馬太於敘利亞成書，他就順理成章地知道保羅其人或其思想。

上述簡單的論說相信已說明一個可能性——符類福音書認識，甚至知道保羅本人或他的神學思想。至於符類福音中沒有明顯關於保羅的痕跡，從理念方面看，我們可這樣理解：如上所述，沒有痕跡並不等於符類福音書作者並不知道或認識保羅（路加福音便是明顯例子）。並且，縱使知曉某某思想，福音書的作者也沒有義務必定引述或與之對話。他們除了要記載關於耶穌基督事蹟外，可以還有其他理由而沒有顯示他們知道或認識保羅。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重新檢視在符類福音中與保羅書信中相關的辭彙和主題，再加以分析它們之間的差異和共通之處，從而發掘保羅與符類福音之間更深層次的關係。

¹ Philip Vielhauer 文章的原稿為德文 'Zum "Paulinismus" der Apostelgeschichte' [*Evangelische Theologie* 10 (1950/51)1-15]。此文章的英譯本為：'On the "Paulinism" of Acts'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Journal* 17 (1963) 5-17]，後來再收錄於 L. E. Keck & J. L. Martyn ed.: *Studies in Luke-Acts - Essays Presented in Honour of Paul Schubert* (London: SPCK, 1968)。Fitzmyer 高度重視 Vielhauer 的文章，並將它的重點總結出來，參 J. A. Fitzmyer, S. J.,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Anchor Bible V.31; [New York et al: Doubleday, 1998, 145-7]。